東北日報

定價 每期五角 每月十二元

第五十二期 經售處 東北書店 各代銷處

通化快大茂
士紳座談國是

（本報通化訊）通化快大茂士紳，對國民黨進兵東北舉行座談。會上張明堂先生根據在膠東親身經歷激動地說：國民黨軍隊實行「五大天地」：一他們來了鬧得「昏天暗地」，二住下了就要「花天酒地」，三老百姓被逼的「怨天恨地」，四他們要走老百姓「歡天喜地」，五他們走遠了老百姓「謝天謝地」。大家一致認爲這是國民黨軍隊對人民關係最恰當的說明，對共進兵東北表示憤慨。

軍事調處執行部
派機投散停戰命令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中央社北平十五日電：軍事調處執行部，今（十五日）晚十一時半發表第一號新聞公告如次：軍事調處執行部爲制止各地仍在進行之局部衝突起見，已定於明（十六日）日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飛機，往綏、魯、冀各省十四城市村莊，散發停止衝突之命令；並已於今晨在熱河省之赤峰投散上項命令。軍事調處執行部根據政府軍之報告，古北口西南區之南香峪及綏遠省境內之卓資山、集寧、豐鎮、歸綏、武川、和林等六處衝突仍在進行，決於十六日晨派機往上列各處投散停止衝突命令。歸綏爲國軍在綏省之駐防司令部所在地，共軍則駐於集寧及豐鎮武川及和林據報亦有小規模突衝發生。冀西南之永年縣，除投散停止衝突命令外，且將同時投散執行部三委員簽署之通告，准予糧食貨物通過衝突地帶，以解救當地之人民之饑饉。在津浦線方面，執行部已決定在連鎮、東光、泊頭及滄縣等四處投散停止衝突之命令，以制止該地區之突衝。濟南以南約八十英里之兗州及運河邊近之聊城，亦將投散同樣之命令。軍事調處執行部除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飛機前往衝突區域外，執行部委員並宣佈即將於最近派遣停戰執行小組於各衝突區域，與各該地區部隊指揮官取得聯系，調查實地情形，報告本部。

周恩來同志提出
軍事改革十二項主張
張東蓀力主整軍須在政治協商會討論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中央社重慶訊：政治協商會議第六次會議，於十六日上午八時舉行，討論軍事問題。有民主同盟及青年黨兩提案，分由梁漱溟、陳啓天加以說明。大會並有國民黨軍政部次長林蔚報告整軍經過情形，張群、周恩來、邵力子、曾琦、張東蓀、張申府、陸定一等相繼就軍隊國家化問題發表意見，陳啓天對青年黨之提案加以說明謂：青年黨提案之用意，在於結束糾紛，完成團結，永絕內戰，加强國防。民主同盟提案由梁漱溟氏說明，他基本上同意青年黨所提軍隊國家化之主張，就着重大量裁兵而積極從事現代化之國防，並主張由各黨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共同成立一整軍計劃委員會，執行軍隊國家化及裁減常備兵之任務，分期完成。張群謂：軍事問題，可由張治中、張群與周恩來三人所組成之軍事小組去討論。梁漱溟旋即提出三人小組應隸屬其所提之「整軍計劃委員會」。至此，（下缺）休息十五分鐘繼續開會。周恩來同志就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發表主張，他說：軍隊應屬人民，保護人民，以人民利益爲歸依，即中山先生所主張軍隊爲人民之武力；必如此始能負保國衛民之責任。軍隊國家化與政治民主化不可分離，軍隊須有民主政權來統率。八年來所有抗日武裝都有功勞，應整編爲和平時期之國軍或國防軍，但事關重大，必須認眞進行。恩來同志繼對如何使軍隊國家化問題提出以下意見：（一）同意成立委員會，負責實施整編（包括改組軍委會及其附屬機關）。（二）同意全國整編，大量裁兵。（三）各抗日有功部隊應予以承認，並予整編。（四）同意文人參與到軍事之辦法，軍事機構不能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五）改革軍隊制度及教育，廢除「軍人第一」之思想。目前之軍隊教育系統一部份是中國化，一部份是德國化，而一部份是日本化，是不適合於一個民主國家的，軍隊教育，必須是民主精神的教育。軍官與士兵間薪金之差別不應該太大。（六）地方治安由地方自衛隊、保安隊負責，地方自衛隊、保安隊不應該被調動。（七）軍黨分開。（八）現役軍人不得任行政官。（九）軍費不能超過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廿五。（十）澈底解散僞軍，並使他們恢復平民生活。（十一）限期解除日軍武裝。（十二）過渡時期所借外債應用在建設復員方面，不得用於養兵。（曾琦提出國共雙方軍事問題，由雙方自行解決，即由三人小組協商。張東蓀加以反對，他認爲整編黨軍變爲國軍問題，應由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最後陸定一同志發表意見，着重指出軍人不能站在人民頭上，軍隊必須爲人民的武力，討論至此，時已一點，乃宣佈散會，

仍背義進犯解放區
同蒲北段閻敵僞聯合

（新華社晉綏十七日急電）同蒲路北段，閻錫山部聯合敵僞，仍大舉向我解放區進犯：（一）十四日上午八時，忻縣敵第三混成旅第九大隊日軍六十餘，進入我忻縣解放區西呼延村（奇村南十八里），並砲擊合索（奇村南十里）。（二）平社閻部保安隊，於十四日廿時，向莊磨鎮（平社西十里）我駐軍攻擊。我軍再三忍讓，閻軍突又由忻縣南之平社及廖下營莊（平社北二里）增兵，兩路共二百餘人，繼續猛犯。我軍忍痛退出莊磨鎮。（三）寧武閻部賀營（缺三字）於十四日十時，出襲我石咀子，搶去食糧卅餘石。

內戰兇燄益熾
蘇魯國民黨軍隊

（新華社山東十六日電）十四日晨八時，駐蘇魯邊境賈汪東北杜安、馬步橋之馮治安部五十九軍一零八師，向我小辛莊駐軍進攻。我軍當即向其抗議，實其違反停戰協定。國民黨軍置之不理，繼續猛犯，繼續進攻。直至十五日，仍繼續向小辛莊陣地射擊。

國民黨利用收編僞軍
繼續犯蘇北蘇中

（新華社華中十七日電）徐州國民黨軍顧祝同部，於本月十五日拂曉，以一個團的兵力，突佔我蕭縣城後，現又向城外鄉村我軍陣地進犯。江南國民黨軍，仍不斷北調。十五日，國民黨軍兩個團，在泰州南部沿岸登陸，正向泰州以西進犯，策應進攻邵伯之廿八軍。同時，泰興國民黨四十九軍王鐵漢部之廿六師一部，亦於十五日侵佔我泰興以北之顧家堡、孔家橋等地。現正配合國民黨第一百軍六十三師夾擊我姜堰陣地。靖江之國民黨四十九軍、七十九軍宣稱：「新四軍爲士匪，停戰協定並不是與匪停戰。」又稱：「停戰是對城市，鄉村不在內」等語。

（新華社華中十七日電）國民黨當局於停戰令後，更利用收編之僞軍，向我蘇北、蘇中解放區進犯。駐宿縣僞軍竇先殿部年景端團六百餘人，在十二日上午進佔我宿縣東解放區之三舖。我軍被迫自衛，將其擊退。十四日，又進佔我宿東解放區之張莊，並在該地修築據點，擬繼續進犯蘇北方面。十四日晚九時，進攻姜堰（泰縣東）地區之國民黨第一百軍六十三師，亦與僞軍顏秀五部配合，向我姜堰鎮附近之趙家莊、西馬廠、×坊頭等地猛烈進攻。迄發電時止，仍在激戰中。

國民黨違約進攻有加無已
連佔豫北孟縣溫縣

（新華社太岳十七日電）十一日下午，有國民黨飛機兩架，飛至我晉南趙城東廿餘里之道覺村、後池頭村一帶解放區上空，低飛偵察十餘分鐘後，即以機鎗向各村和平居民掃射，結果死傷三人。旋兩機向臨汾方向飛去。

（新華社太岳十七日電）十四日上午八時，由黃河南岸孟津鐵謝鎮渡河侵佔我豫北孟縣西坡頭鎮及北白坡兩陣防要隘之國民黨九十四軍一部四千餘人，當日又結合大批僞軍，向我孟縣縣城猛烈進攻。我軍爲嚴格執行停戰令，對來犯之國民黨軍隊未與還擊，即忍痛從孟縣撤退，該城遂告失陷。九十軍等進佔該城後，即大肆燒殺淫掠，甚至將人民準備過年的糧食肉類，洗劫一空。十五日，九十軍等又繼續東犯，向我溫縣猛攻，並佔我溫縣城。豫北解放區人民，對此莫不義憤填膺，紛起要求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及重慶政治協商會議，迅速派員前來調查，制止國民黨軍此種破壞停戰協定的軍事進攻。按：孟縣城係於去年九月三日爲我軍解放。

日本人民領袖岡野進
在東京接見記者

（合衆社東京訊）日本人民愛戴的領袖岡野進（野坂鐵）、已返抵東京。在向合衆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中，他對天皇制與天皇的問題，發表意見說：作爲日本專制獨裁政治機構的天皇制，必須廢除，以實現民主制度。而對於天皇，因日本人民對他仍抱有具宗教性的崇拜，所以對天皇個人及皇室如何處理，須取決於人民，或採取全民投票的辦法解決。而對麥克阿瑟最近頒發的取消一切軍國主義團體和剝奪支持侵略戰爭官吏的指令，表示歡迎。按：岡野進同志在一九三七年至七七事變爆發後，即在日本國境附近，領導日本人民和士兵，從事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工作。一九四四年六月，突破軍部重重封鎖，轉到華北來延安後，即領導遍及中國敵後各地的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積極領導日本人民反軍部法西斯與反戰運動，以援助中國人民抗戰。當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又即號召建立日本民主聯盟，並離延返國，爲民主的新日本建設而奮鬥。

南斯拉夫報紙
支持阿國參加聯合國

（塔斯社貝爾格萊德十五日電）南斯拉夫鬥爭報十日著論，支持阿爾巴尼亞參加聯合國的要求。該報强調指出：阿爾巴尼亞曾動員了一切力量和以重大犧牲，爭取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呼籲制止國民黨背約進攻
前國民黨冀察九縱隊司令

（新華社太行十七日電）前國民黨冀察戰區游擊九縱隊牛司令子龍，頃發表談話，對停戰協定之發佈與政治協商會之開幕，表示歡迎與擁護，並要求政治協商會監督停戰協定的切實執行，立即有效的制止目前各地國民黨軍隊違背停戰協定之軍事進攻，以保障國內和平。牛司令談話中，熱望政治協商會議督促政府，立即實行全國性的民主改革，重選國大代表。他說：「過去的國大代表，均係國民黨圈定，指定，不能代表民意，因此要重新選舉。」牛司令强調：要十分重視國大選舉，這是國家民主化的基礎；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新華社緊急更正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急電）昨已播發十三日太岳電，四十八師、七十七師佔領襄陵城消息，係浮山之誤。同時中共中央發言人談話中「晉南之襄陵、浮山」，其中襄陵二字應取消，被佔城市數目應改爲十三城。特此鄭重更正。

十四年來本溪煤礦工人的
——人間地獄生活——

十五號的下午，我們走進了茨兒溝煤礦工人的一個宿舍，開始還很生疏，後來談了起來並告訴工友們：「今天是要來同大家談談的，過去的政府、把你們丟掉了十四年你們的苦可受了不少啦！今天想要談談過去的苦處……」於是工友們，一個個的圍攏了上來，有老頭兒、有十幾歲的孩子、有做工四五年的，也有作工廿餘年的，他們的臉都被煤炭塗黑了，像見了親人似的說：「先生，可不是，我們都像沒娘的孩子，今天可好訴訴苦啦」，於是工友們便你一句我一句沈痛而又興奮的談起來：

「一天十五點，兩頭見星星」

「早晨四點鐘我們就起床，五點鐘領燈（下坑用的水電燈），到晚上八點鐘才能上來，在坑裡有十五六個鐘頭，兩頭看到的都是星星，日頭也不知那裡去了，本來規定是一天挖一噸煤，實際上挖不了兩噸煤你莫想上坑來，工作時間得不到半點休息，一鬆手就會挨坑裏日本掌櫃的和「二把頭」一頓揍；現在可不錯啦，一天做八點鐘的活，禮拜天歇一天工，也可以晒晒太陽啦」。

「身上沒有衣服，睡覺沒有被，脚上沒有鞋」

「身上沒有衣服，睡覺沒有被子，脚上沒有鞋子，就是過的這個受苦受氣的日子，這一排宿舍，原來有八百多工人，多少多天過去了，只發了八條破被子，伍拾件棉衣，還要團了紙團大家抓，抓不到的就只好挨凍了。有一次，「上面」發了幾條被子布，「把頭」却把它撕成寬二寸長一尺的布條條，抓到的也不過只夠做個單層襪子底，後來只配給麻袋給工人披，說什麼「給你們衣服會穿着跑掉了」。有時廠裡也發下幾双小襪子，工人領回來，「二把頭」收回去就六十塊錢一双賣掉了、工友郭萬昌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啦、四個多月都赤脚下坑、他沒辦法才開口向姓楊的「把頭」要双水襪子穿穿、人多口雜、姓楊的不好意思就給了他一双、可是他一出門、姓楊的又搶回去、丟了一双不能穿的給他、郭萬昌人老氣短、第三天就活活氣死啦」。

「一頓兩個窩窩頭」

「過去工人一天只能吃到兩餐飯、又少的可憐、一九四三年前、每人名義上還可以「配給」到一斤半高粱米、經過「勞務科」「二把頭」再到工人的手、只剩得一盌有殼子發了霉的高粱米飯、四三年後、每人只發兩個窩窩頭、滲着豆腐渣、吃起來又酸又澀、後來高粱米沒有了、每頓只發兩個橡子麵的窩窩頭、到後來每人只發四兩麵了、工人每月可「配給」到二兩豆油、其他油水就一不到了。沒有油水下去、飯也吃不飽可是還是要做工、身上就只剩把骨頭了。」

「一天一塊八角錢」

「普通十分工的小工、每天只能得到一塊八角錢工錢、十三分工有些辦法的大工也不過兩塊錢、每天掌櫃的還要扣所謂「飯伙」伍角錢，填不滿肚子再買點零碎填補填補，也就剩不下什麼了、家裏有老有小的那只好紮起脛子來。有的時候還要「押賫」最長的有十二個月沒有發。工人下坑還要攪點好茶給日本「掌櫃」的和摧工的「二把頭」吃吃、否則岔子就多了。下坑的時候要領燈、煤塊落下來打壞了要工人賠、一盞燈賠四十元、有的工人白做了一年工還賠不了一個燈錢。工人下坑必須把領燈證作好、不小心丟了、就說你沒做工、甚至要賠燈、那麼好就扣一天工錢、壞就要白白做一年多工了。」

「病死的沒有打死的多！」

「「工人科」是「閻雞殿」、坑門是「鬼門關」、「二把頭」是「閻王爺」。工友俞四海因為要點自己的押賫買菜吃被「二把頭」用根鎬把從屋裡打到屋外、從頭打到脚、兩天兩夜血流了有三臉盤、至今脊下腿上還是一片片紫疤、洪常生生病不能下坑遭毒打、不幾天就死了。李學新只是個十三歲的孩子、在房裡掃地打雜，買了幾張煎餅要去看看生病的父親却被打得躺在地上。十四歲的丁龍二去年才下坑和父親一起做工，父親病死棺材從窗前抬過，他要出去看看却遭毒打（小孩子在講這事的時候，哭得說不出話來），有的叫到工廠的「工人科」打一頓嘴吧是好的，動不動就叫你跪在一根四棱的鐵棍上，另一根壓在小腿上，兩手舉起板凳，胳膊一彎膠皮棍子就打上來，有時打昏了，潑盌水再打。李世奎生病，「二把頭」楊洪恩說他裝病，臨死還打了兩「鎬把」，看看斷了氣，就滿不在乎的說：「病死的」，談起來眞傷心，我們這一塊原來一共有八百工人，現在只剩了二百多人，其餘的有五百多人都死掉了，病死的眞沒有打死的多！」

「二死在紅土嶺，丟在南天門」

「工人生病的很多，不能下坑做工，「二把頭」在坑口提着棍子問「你腦亮硬不硬」？能勉强支持下去也就算了，稍有遲延，棍子就上了身了，工人病得不能吃了二把頭說他「嘴懶」工人病得臉發青了，二把頭說他「嚇人」。李香林肚子痛，要求去看看病却被二把頭踩在肚子上打了一頓，有的工人帶病下坑工作躲在坑裡五六天不敢出來，坑裡什麼也沒有，水也有毒，不能喝，爬上來的時候，二把頭說他要逃跑又打了一頓，第二次在宿舍裡三天爬不起來，就要送紅土嶺醫院，那裡先前還有一頓粥吃，後來什麼也沒有了，病人連一口冷水也喝不上，沒有人照護，大小便只好自己爬出去，再爬進來。廠裡的有地位的職員，沒有病吃補藥，醫院裡要死的工人一點藥也沒有，或者只有一種藥，什麼病都叫他乾吞下去。工人因挖煤手上受傷，原來並不頂重，到醫院裡「醫生」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一隻手硬鋸下去。工人死了，只給一口很薄的白木棺材抬到南天門往外一丟就算了，後來竟只用一口棺材抬到南天門往外一倒，再抬回來準備裝第二個死人，有個姓范的工人，病死了，身上穿的一件自己帶來的袍子都被剝下來，事變前每天死亡少則二人多至八人，外號閻王爺的「二把頭」楊洪恩說：「中國人死了活該，死一個，來十個，三條腿的金蟬找不到，兩條腿的人還不好找！……」過去南天門上可看到一堆堆工人的白骨，事變後政府已派人收掩了。」

「我們都是住在像這樣一個個大木屋中，冬天來了到處透風，自己挖的煤自己都撈不到燒，要在坑裡拿點燒，上來被日本「礦衛隊」看到了，會叫你跪在尺多深的雪地裡凍上一兩點鐘。晚上凍得不能睡覺，大家只好分兩層圍着一個「死燃活氣」的小爐子等到天亮。受了苦不說，話也不許說了，兩個工人談話，被廠方「管勞科」看到了，就要追問你們是不是要逃跑，或者送到警備科去挨打受審，怕工人逃跑，把「滿洲國」的「國民手帳」也都扣下來，每所木房裡都擠着八九十個工人，除了從這屋到那屋，從宿舍到礦坑之外，別的地方就不能去了，房子兩旁是長而深的溝，整個工人房子的四週圍着兩層電網，廠方就用這些辦法來阻擋逃跑的工人，可是工人覺得活着不如死好，有的便自己去摸電網。」

「現在和過去大不相同了」

「過去我們總以為「命該如此」、好日子恐怕要再做人的時候了，事變以後，共產黨來了、八路軍的同志們來對我們說：「過去我們是受了日本人和工廠方面的壓迫，以後建設新中國還要靠工人，現在就要翻身抬頭了……」這些話最初不相信聽不大進去，現在心裡也慢慢有些想通了，工錢增到十七八，每人也發了新衣服，飯也吃得飽，話也敢說，做工一點勉强的意思沒有，都情願來幹活，還有……唉！一時眞說不完，以後詳細談談，你看，比起過去現在我們的生活眞像一步登天和過去是大不相同了。」

（君武、一軍）

印度尼西亞總理要求聯合國解決爪哇問題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莫斯科十六日廣播倫敦電，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理沙利爾、十五日在爪哇首府巴達維亞發表聲明：印度尼西亞人絕不承認他們未參加而簽訂的任何協定，也不承認英荷不久前在倫敦所進行的談判的決議。沙利爾要求聯合國大會採取必要的辦法、解決爪哇問題。沙利爾說：只有在荷蘭政府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後，印度尼西亞人才歡迎穆克（原荷印總督）為荷政府的代表。（新華社延安七日電）半月前在倫敦舉行之英荷共同鎮壓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上業已取得協議。唐寧街十號英首相官邸發表聲明稱「英政府重申其（缺五字）建立「安全狀況」之「義務」、藉使荷蘭政府繼續與印度尼西亞代表進行協商，獲得「諒解」之政策。」又稱：「今後並將即時採取其他步驟，以保證「印度尼西亞境內戰俘及國民之安全。」隨着這一聲明之實際行動，即是英軍之進佔巴達維亞。據美新聞處巴城訊：英軍於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將巴達維亞警察隊解除武裝、並行解散、接受該城警察站、電力站、自來水及電報局、並將組織一由英人控制之新警察隊。另據合衆社巴城訊：英當局已在巴城實行「掃清」愛國份子、並逮捕九十一人。同時兩大艘荷蘭郵船亦於日前抵此。上載有一千美國訓練及裝備的荷蘭海軍、坦克及其他武器、並已登陸。

英法美將舉行對西班牙問題會談

——眞理報暗示蘇聯參加有決定意義——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據路透社莫斯科電：蘇聯眞理報在評論行將舉行的英法美三國關於西班牙問題會議時，暗示蘇聯的參加，對於會談的成功是很重要的。該報說：如無蘇聯參加，各强國之間的會談，則問題的嚴正討論是不可能的。眞理報强調說：現在對西班牙問題採取確定的步驟，已是時候了。肅清法西斯主義的最後陣地，是建立戰後和平安全制度的最緊急步驟。按討論西班牙問題的會議，是法國發起的，去年十二月，法國立憲議會通過要求政府對西班牙絕交後，法國政府即邀請英美共同商討西班牙問題，英美政府於十二月底先後通知法國政府，願意參加討論。

廣州通訊一則

——轉載十一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

十日來，記者特別訪問了各階層的市民，至少有一百人。在這些人中，有靠小本錢作小買賣的，還有靠自己的血汗維持生活的碼頭工人和黃包車夫，有出賣自己的肉體去養家的私娼，有淪陷期間在城市中謀生活的中層份子。使人驚奇的是：沒有一個人能明確說出勝利對他們究竟帶來了甚麼好處。

不過，狂歡是有過的，在敵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後，全市的人心簡直成了一個狂歡的沸鍋，一天到晚滾滾洶洶的水花，為的是他們從此可以一脚踢開這七年壓在他們頭上的殘暴的統治者。但是，跟着「先遣軍」鑽出來了，「地下軍」鑽出來了，各式各樣的有權階級，都爭先恐後地衝到廣州來。看到東西就搬，搜到鈔票就要，看不到、搜不出來就嚇，抓，總要把他們的金飾鈔票逼出來，否則說一句：「我們隊長請你」，就把你架走。市民聽說這些豺狼虎豹都是這來的，派來的，起初半信半疑，及後則無不睜起半是驚奇半是恐懼的眼睛。廣州人的頭剛在日本人的頭低下去的時候擡起來，不一時又在這些人的淫威下低下去了。就在這一場混亂裡，不知有多少人破產。

廣州人一提出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的混亂，無不痛心疾首。那時候只要有一個亂七八糟的背章，手上拿一張封條，腰裡掛一支手槍，就可以隨便封屋運貨。有些更狡一點的，拿到一張封條，到甲家貼上，把東西搬光，又輕輕撕下來，拿去封乙家。這樣一條封條，就有了許多妙處。另外，在直接搶劫之後，另一種更大的搶劫——在正式國軍保護之下的搶掠接踵而至。

在這種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的混亂情形下，市民們驚說「國軍」要來了，就日夜希望「國軍」快來。「國軍」入市之後，情形稍微安定了一些。但是跟着偽幣停止使用（按：這是大官僚資本剝奪人民財產的手法），市場立呈混亂，混水摸魚（按：指從重慶運了關金而來的）藉此發財，而一般市民苦透了。國幣沒有，而偽幣一時又不能兌換，簡直連兩頓飯都發生了問題，在這期間會有人因而成了餓殍。混亂的情形稍定後，商人在這浪潮裡的損失，都取償於貨販，因此物價飛漲了。由後方來的人，都帶着大量的法幣，買東西的胃口和他們吃東西的胃口一樣大，物價因此更高。在後方的人（按：即所謂重慶人）拿着關金，贊美廣州的物價便宜。這時廣州的人已經支持不了，收復區的人民才痛切地看到了：勝利所帶給他們的東西的面目，第二度失望了。

正在歡迎國軍凱旋的彩牌樓上，有這樣的對聯：「抗戰八年容易過，勝利兩日實難捱！」這些牌樓上，有人吊起了飯鍋，表示等着餓死的意思。

勝利在收復區人民的眼睛裡，是表現在：（一）軍隊的威風上，士兵手上的新式手錶和電光的戒子上；（二）後方來的人的豪奢上，×樓酒坊的大唱大吃，「勝利大廈」的歌舞，整萬的關金和法幣，三千元五千元玩一夜私娼，而贊人肉便宜的人們；（三）少數人的特權上，這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廣州市政府規定宴席捐抽百分之廿，可是「機關上的人」，只要說一聲「我們是免稅的」，就可以免稅，連政府的法規也對後方來的官吏退避，人民當然對他們只有必恭必敬，收復區的人民也被「征服」了。

廣州的有些報紙，把收復區的民衆，統稱為「偽人」或「偽民」。但是明明是做了漢奸，却仍然在市街上大擺大擺，在廣東大漢奸被國軍任命為先遣軍總司令，×桂章被捕之前，竟至有報紙作評論，讚美他做漢奸是「值得學習」的。